


外国人看中国抗战



新西行漫记

● [英] 班威廉 克兰尔 著

● 斐然 何文介 吴楚 译



外国人看中国抗战

新西行漫记

● [英] 班威廉 克兰尔 著

● 斐然 何文介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外国人看中国抗战
新西行漫记

〔英〕班威廉 克兰尔 著
斐然 何文介 吴楚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125印张 插页2张 254,000字

1988年1月第一版 1988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5,900册

ISBN7-5011-0091-8/I·14

统一书号：10203·228 定价：2.30元

前 言

许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震动，也引起了各国新闻界的极大注意。世界各国曾有无数的立场不同的新闻记者，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络绎不绝地来到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国度。但在相当长的时期，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军事封锁，中国人民在红色区域（抗日战争时期称解放区）所创造的革命业绩，并不为外人所详知。

首先冲破这种封锁的，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他于一九三六年越过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冒险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他著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打破了国民党的十年封锁，生动而朴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工农的英雄的革命业绩。接踵而来的，是他当时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即尼姆·威尔士），写了著名的《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此后，他们都又多次访问中国）。接着，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爆发了持续

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这个时候，先后曾有许多外国记者，沿着斯诺所走过的路，来到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或者深入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各解放区进行采访。他们在这里同中国解放区军民亲切相处，目睹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政权的封锁，创造出人间奇迹的情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也和埃德加·斯诺一样，精心观察、研究中国，写了许多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情况的著作。在这里，他们不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旁观者，而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他们热情地讴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严正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有些来华的外国记者，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到过解放区，也常利用各种机会，访问中国共产党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搜集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解放区的资料。尽管他们具有不同的国籍，各有各的政治立场，但都毫不例外地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个时期，由于这些来华的外国记者的努力，产生了大量的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著述。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象斯诺一样，为促进对中国人民的了解，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而奋斗不息，作出了贡献。

现在，我们计划出版一套丛书，专门选编抗日战争时期、来华的外国记者（包括作家或其他方面人士）所写的，报道或者论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事迹的著作。

出版这些著作的目的有二：

一是为我国新闻工作者提供研究参考资料，看看这些外国同行如何观察、分析、反映中国的抗日战争？从采访与写

作的角度，看看他们如何表现这些重大事件？他们的文采怎样？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和应当吸取的教训？特别是有些出自名家手笔的佳作，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同世界上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各国相比较，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诞生较迟，发展较慢，技术设备等也比较落后，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近百年来，随着中国人民的觉醒，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的新闻事业开始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国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中国兴起了崭新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从一开始它就显现出磅礴的气势，使得剥削阶级的一切报刊相形见绌。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尽管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在解放区则有十分严重的物质困难（这是国民党及外国侵略者的封锁造成的），它却仍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全国解放，最终打破了桎梏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的种种障碍，使它进入了飞跃发展的新时期。在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给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但是，即使有了今日这样空前规模的发展，想到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前景，也不能妄自尊大，还应看到不足的地方。只有这样才有助于继续前进，取得更大的胜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拿别人的长处来补救自己的短缺，是需要我们长期努力的事情。这也就是我们选编这套丛书的目的。

二是为我国的中共党史、现代史工作者提供研究参考资料。我们选编的这些著作，不论作者的观点如何，每本书都或多或少地，或详或略地记述了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派

势力的动态，涉及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资料。国民党政府是在中国大陆上进行反动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一方面，它一贯地压制言论自由，实行原稿审查酷政，不许报刊反映事实的真相，他们象怕揭露自己身上的脓疮一样，害怕被人揭露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腐朽现象，反动措施以及人民极端痛苦的生活。另一方面，它只知穷兵黩武，不思进行建设，而在有关统计、图书馆、博物馆方面的建树，几等于零。这个政府囿于短视的眼光和狭隘的阶级私利，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也仍继续执行压制群众、限制言论，特别限制报刊报道共产党、解放区、全国人民群众的抗战业绩。而在各解放区内，虽有民主自由的环境，人民的新闻事业有了广阔发展余地，但是由于战争的残酷破坏，频繁的战争所造成的人们的奔忙，日寇、汪精卫、蒋介石三方的严密封锁造成的异常严重的物资困难，当时各方面的档案、资料也难系统地整理、保存下来。因此，在中国，一个历史研究者，特别是研究近代史、现代史、中共党史的专家学者，其最大的困难和苦恼，就是缺乏系统地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或社会调查统计材料。现在选编出版的这些著作中的资料，尽管是一些片断，在内容上比较零碎，或者就其准确性上说来也不尽确切。但是，根据我们读后的印象，毕竟大多数是比较翔实可靠的。当然，由于作者的立场不同，对于同一事件的记述，往往表现很大的差异，确属难以避免的现象。只要我们认真查对其他有关资料，认真地进行分析，是能够识别有关资料的真伪的。

基于以上考虑，这套丛书选择的标准，主要是看每本书的内容，首先衡量有无研究、参考的价值。如果在资料价值方面不足，而有流畅的文笔，在文章风格方面又有可取之处，也酌情少量选入。

这套丛书定名为“外国人看中国抗战”。编选工作根据有关著作搜集情况而定。但在装帧、封面以及印制规格上力求统一。根据现在已汇集的著作，初步计划出版十本、准备一、两年内出齐。

这套丛书，大部分是过去出版过的中译本。这次重新出版的时候只要原来译文通顺，忠于原著，只在文字上作些整理（主要是改正错字，个别词句上的文字修饰，尽可能地统一译名，但若寻找不到原著而有译名与别处不一致的地方，暂时只好保持原貌。如果发现原来译本毛病较多，则拟请有关同志对照原著加以校订、修改或者重译。还有一些内容充实，在过去产生过较大影响而尚未译成中文的，拟约请人翻译。如果能够找到有关资料，对每本书的原著者生平（或其有关著作当时发生的影响、所起的作用），作一简短的介绍。

作者自序

这本书是我们在大战中的产物。它萌芽在一九四一年耶稣圣诞节河北省山地之中，那时为了避免日本人的劫掠，我们正躲在一个贫苦农人的高山茅屋里，

在它最初胚胎时代，不过是一段很简单的故事，就是在珍珠港偷袭事件之后，我们逃出北平的故事。经过居住在幽谷里长期的思索和回忆，这个故事才能渐渐培植成功为我们在中国生活的记录，尤其是在一九三九年之后。现在可以算是完全长成了，它的内容也就变得格外丰富起来。

用我们所经历的全部冒险故事作线索，我们尽量把中国本身和它这次为自由抗战而获得胜利的整个面目描画出来。

因为我们此次的经历在许多地方是很离奇的，我们所描写出来的面目，有些人也许就会觉得不合成规旧例。其中着重之处，更不免使有些人不大痛快。但是谁也不能说因此就减少了其中所含意义的价值。

对于有关政治的问题，我们在全书之中，努力保持不偏向任何一方的程度，对于理解一切事物的方法我们却完全是

理智的和科学的。由于这样态度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相信读者会认为公平宽宏的。

这本书并不想成为一篇学者的论文。关于各种统计数字，假使算有一些的话，我们亦只举出很少的一些儿，因为我们深信，要写成一篇真实的科学性的文章，同时一定也要是真实的人性的。“龙爪”主要的关系人是中国人民，不是中国的“百万富翁”。我们取上这个名字，因为我们相信“龙”是中国一般普通男女人民的象征：它在中国，一向被认为友好的象征，完全不是西方神话里那样凶残的东西。

无论如何，中国的龙现在是已经长成了；在它发育期中，内部的斗争使它锻炼成一种新的力量；它新生的爪也已经把灾祸给了它的敌人们；长成之后的前途当然是十分伟大的。

在这发展期间，我们很幸运地得为旁观者，在某一种意义，我们自己也是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分子。我们和我们的中国朋友们曾经共同分担过各种思想和感觉，快乐和痛苦，前后共计有十五年的奋斗挣扎的历史。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就是把我们的自己的经验记录下来，使得这些快乐而勤奋的民族精神能够极其正确地被描画出来。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读者对于中国民族性问题有更清楚的了解。通过了更清楚的了解，就可能引起更深切的同情，建立起永久不渝的友谊。

这本书里所叙述的大部分地区，直到著作时为止，不是在敌人占领或管辖之中，便是随时可能被敌军攻占的。因此，书中有许多资料还是经过了敌军战线，设法偷运过来的。

因此，有许多地名便没有写明白。假使把一个村庄的名字题上一个假造的中国名字，恐怕会引起意外的纠纷，但是假使把整个名字不写出来，又能使地方性事件的叙述显得空虚。我们现在采用的办法是把几个有关碍的中国村庄题上英文名字。读者看到这些名字时，务请注意这些名字并不是中国原名的意译。其余地名中凡是照中文发音拼成的，都是原来的真名字。

有几个做情报工作的人名我们都给题了假名字。书中只有一个字的中国人名大都是假的，除了几个显见的例子之外。假使是三个字的，或者有时是两个字的，那就是他们真名字的译音：第一个字是他的姓，他的名字是第二个字或是第二三两个字之间用短划连系着的。

除了上面所说的几个例子之外，这本书里的每一个字我们自信都是完全绝对真实准确的。

目 录

作者自序.....	(1)
第一章 沙漠中一片自由的绿洲.....	(1)
第二章 黄祸.....	(11)
第三章 逃亡者.....	(30)
第四章 游击战区.....	(61)
第五章 到总司令部去的路上.....	(79)
第六章 游击队员读大学课程.....	(96)
第七章 黄龙与章鱼之斗.....	(111)
第八章 笔,解剖刀,剑.....	(120)
第九章 农村的爱国者.....	(143)
第十章 边区人民政府.....	(156)
第十一章 牧羊童.....	(179)
第十二章 日军的攻势.....	(199)
第十三章 穿过敌军前线.....	(216)
第十四章 黄河游击队根据地.....	(251)
第十五章 延安途中见闻.....	(268)

第十六章	延安日记	(282)
第十七章	国民党对我们的欢迎礼	(316)
第十八章	一九四四年的重庆	(360)
第十九章	自由中国的大学生活	(375)
第二十章	返国之后回首前尘	(386)
跋		穆欣 (398)

(1)	第一卷
(11)	第二卷
(111)	第三卷
(1111)	第四卷
(11111)	第五卷
(111111)	第六卷
(1111111)	第七卷
(11111111)	第八卷
(111111111)	第九卷
(1111111111)	第十卷
(11111111111)	第十一卷
(111111111111)	第十二卷
(1111111111111)	第十三卷
(11111111111111)	第十四卷
(111111111111111)	第十五卷

第一章 沙漠中一片自由的绿洲

我们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学年度开始时，就有一种柔和愉快的情绪：邻家的一只长毛猎狐犬生下五只灵活的小狗儿。

很乐观地，我们希望德国的极权主义一朝碰上真正的军事抵抗，会得因为内部的腐化而整个垮台。我们确认日本已被所谓“中国事变”弄得筋疲力尽，不能再有所作为。因此我们对于欧洲新起的战争不妨以超然的哲学态度来从旁观察。战争的目的毫无疑问是从野蛮的德国希特勒主义蹂躏之下来抢救文化；所以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地方也就可以算得在这发疯的沙漠世界中一片肥沃的绿洲，可以保存着一部分人类的文化。

战争的意义既然如此，也就提高了我们的精神和兴趣。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间，在我们就成为不断的到西山去旅行和野餐的年度。我们去得最勤的地方是慈禧太后的颐和园，离开我们校舍不过一英里路。

虽然普通一般游客都喜欢到荷花池边亭阁中许多精美的

茶酒座上去，我们却常常在柳堤上散步，穿过回廊，越过长桥，直到石岛游泳池边。在湖的尽头通大河之处，就是当年西太后坐了龙舟到紫禁城去的原路，有一处地方常有无数野鸟飞鸣上下。

这里矮树林中又有一个小的岛，里面住着一对金黄色的野鸭。旁边一棵大树的高枝上还有一只粗壮难看的鹭鸶，它老是全神凝视着下面水里的游鱼。八哥，黄莺，啄木鸟等群集在柳林和芦苇丛中：一片歌声真如天上音乐。

经过高拱的大理石长桥，我们又缓步绕到一处人迹罕至的水稻田边，去静看水沟上一排苍鹭。每隔片刻，其中有一只轻轻飞起，张开健羽，在空中飞翔一下，重复轻轻滑下，找一个更适当的地点停下来继续它静候的工作。

有时我们会忘怀一切去全神赏鉴那相隔不过一道绿波的松岭，上面踞伏着许多寺院建筑，如同一颗颗琢磨得极精细的宝石一般。而在这些美景上面，更有可爱的西山笼罩着。全世界之中，实在更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使你这样沉醉在宁静的和平空气里了。

这些奇景，因为有四千多年的悠久文化的回忆而神化，但是在这天佑的一九三九年中，你就不能不带了苦味去领略它。

颐和园大门之外，我们发觉有一列大小汽车，其中大部分是属于日本旅行社的，廉价招徕旅客来观光华北各处名胜。

走近一座美丽的亭子，本来是野餐最理想的地点，我们会听到小型留声机里发出嘈杂不谐和的音乐声，一群猥琐的

日本人，大概是北京什么专营事业机关里的职员们，围坐在亭子里，中间放着这个吵闹的机器，四处乱丢着许多日本啤酒瓶，还有些同类的女人们，脸上涂着极厚的脂粉，在湖边洗涤大把生葱，预备嚼吃。

那么让我们绕到僻静些的山北那面去吧，那边故宫的废墟在古松流水之间还不失它庄严神秘的气概。我们又会碰上三个“萝卜头”正从山上七颠八倒地撞下来，中间的一个比两边的醉态更甚，一路在狂笑。山上传下来粗暴的喧笑之声已在警告我们不必再上去瞻仰他们的狂态了。

在北京开设店铺旅馆妓院的这班日本人，恐怕就是帝国主义官吏在全日本挑选出来的最下流粗鄙的蠢货们，现在就是这般东西在代表中国古代文化的许多名胜古迹之间散布着秽毒。

我们必得加倍留心选择时间和地点，然后才能得到一点安静，每逢享受到一刻旅行的真正乐趣时，亦就感觉到格外宝贵珍重。我们渐渐养成一种思想，似乎所谓生趣，就是在厄运之中你所能攫取到的一些时间之累积。我们几乎达到和伊毕鸠鲁派哲学家相同的结论，或者可以这样说：快快尽量利用目前每一个机会，说不定这就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说来也是奇事，我们依照了这种思想去做，对于学校功课方面同样觉得很有成绩，很有兴趣。我们的中国同事们都是我们最好最亲密的朋友，共同研究科学时异常热烈。在我们相互之间没有一点虚伪的尊严，就是我们和学生们助教们亦是如此。我们共同着手科学试验的愉快情绪就和大家来吃

一只北京挂炉填鸭一样。在这个时期之内，我们实验室所发表的各种工作报告达到了最高数量，就是和全世界任何同等规模的学术研究机关来比较，也毫无逊色。

一九四〇年

一九四〇年五月中欧洲的战事消息对于我们的信念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挪威的沦陷先就是警报，但是因为太遥远，我们让它过去不曾深切警惕。德国用闪电战术进占荷兰的时候，我们毫无准备，同时就把我们浅薄见解根本推翻。

我们掉落在绝望的旋涡里：所有对于研究学问——如高等物理学和数学——方面的愿望和勇气几乎完全丧失。幸而我们的环境鼓励了我们，我们学校里同学的热忱更是真诚的，现在一切是非都已放在面前，不容我们再存有什么幻想，对于现实有逃避的念头了。

事实上课程已经停止，除了每课上堂点一次名之外。实验室仪器上积起灰尘，大家挤在布告处看新闻；我们教授们亦忙着互相打听消息，讨论欧洲新局势。到处都是紧张的气氛。那时全世界都被惊醒了，各国都在考虑自救的方法。这些情形，在我们是从来不曾料想到，也深觉过不惯。

我们决定躲避一下。向学校请了一次假，这是我们三年中第一次，到西山卧佛寺去休息几天。六月二十日起，我们躺在高大的松柏树下，静听着枝头斑鸠鸣声，立刻忘却了外间世界的一切疯狂事，神经松懈宁静下来，安定得象真实的教徒一般。